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54

# 托爾斯泰

印翻勿請

有 所 權 版

托斯泰  
爾斯泰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54

主作譯出編：梁秋義特  
者：陳明斯  
圖：摩爾  
版：名人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安和路 88 號 5 巷  
電話：七〇三三二三三（三線）  
郵撥：五三九九六六六  
通訊地址：臺北郵政第 96 一 365 號信箱

局印法律顧問：林  
版刷：中  
臺業字第  
○一八八八號  
印興洋樹  
江街律律  
刷律律  
二十六號  
廠師師  
二十六號  
章

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

# 序

人類文明的開展是賴許多許多人的聰明努力來推動的。數千年來，或速或慢的，一步一步的前進，才有現代文明這樣的局面出現。以後也將不斷的繼續進步。

文化的範圍很廣，「進步的觀念」是否可以應用到文化的各個部門，很是個問題。我們可以說，文化任何部門，如果達到了很高的水準，甚至是登峰造極，不可能再有進步，甚至只有退步的可能，我們也沒有悲觀的必要，因為我們可以看出来，文化各個部門的成就往往會推陳出新以另一種姿態出現。長遠總括的看起來，文化也是進步的。

歷史可以證明，文化或文明的進展，固然受環境與時代的影響，但是出類拔粹的人物之創造與倡導實在是應居首功。譬如建築，木匠瓦匠不可或缺，而創意繪圖的建築師却更為重要。無論什麼工作都迫切需要才能出眾的領導人物。我們不可忽視人民大眾，更不可忽視的是領袖人物，尤其是領袖人物的品質。人民是跟着領袖走的。在政治方面，我們侈談民主，其實越は民主的國家越需要領袖，而且是英明的領袖。在文學、藝術、政治、軍事、科學、哲學等等方面，其多彩多姿的成就都是屬於一些傑出的名人與偉人。

卡賴爾於一八四〇年五月在倫敦作了一連串的演講，題目是『論英雄、英雄崇拜、與歷史中的英雄事蹟』，他從六方面分別論述英雄的意義，作為神祇、作為先知、作為詩人、作為

教士、作為文人、作為國王。假使他沒有受他那時代的限制，我想他還會擴大他的『英雄論』到更多的方面。他的主要論據是說偉人與人民大眾之間存有一種神聖的關係，偉人是受上天的稟賦，具有領袖與英雄的才幹，人民大眾必需對他表示崇拜與服從。這位一百多年前的英國先哲，在我們現在看來，也許嫌太武斷而迂腐，但是他的『偉人論』的基本論據是無可非議的。他說：『歷史即是偉人的傳記』，因為歷史是偉人創造出來的。一部歷史若把『本紀』、『列傳』去掉便所餘無幾了。孫中山先生所謂『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或『知難行易』之說，我想也不是有意區分等級或忽視大眾之意，而是強調領袖人才的重要。

傳記文學之重要，人所盡知。一方面可以看出文明文化之優秀的成就及其變化的痕跡，一方面從英雄偉人之艱苦卓絕的奮鬥經過中亦可獲得靈感，使頑者廉懦者立。我久已想望一套通俗的中外名人偉人叢書供年輕學子及一般人士閱讀。近承名人出版社林獻章先生出示其『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計劃，選中外名人二十位，其傳記資料一大部分譯自日文圖書，又一大部分譯自英文圖書，亦有一部分為特約撰寫者。請看這部書……

史懷哲之自傳，即可見作者用力之勤，於『後記』中聲明其資料之來源，譯筆流利可誦，趣味盎然。我確信讀者披閱這部叢書的時候必能證實開卷有益一語之不虛。故於欣喜之餘樂為之主編和作序。

# 彭歌的話

因為「三三草」中常常談到讀書與出版之類的事情，有些青年朋友便誤認爲我是有關出版的行家，因而找我來談出版業的經營之道。我總是勸他們要慎重考慮，不可貿然嚐試。出一本書，辦一本雜誌，都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簡單。

大約半年之前，林獻章先生拿了一套計畫來說，他決心要出版一套「名人偉人傳記全集」，列出來的人物有一百二十位之多，每人一本。問我的意見如何？我當時的建議，也還是請他慎重考慮，不要貿然著手——記得我還勸他，何妨一本一本慢慢來，作了多少是多少。當然，我的顧慮是，萬一情況並不似想像中那樣順利，則小計畫就比大計畫要有彈性得多。

林先生很謙虛也很誠懇，他說他會再好好想一想，但仍表示了他要把這套計畫早日付諸實施的決心。

我向來很喜歡讀傳記，倒並不限於名人偉人。林先生所選的人物，有的是文學家，如托爾斯泰、安徒生；有的是文學家，如達爾文、巴斯特、居禮夫人；有的是政治家，如邱吉爾、甘地；還有學者、藝術家、運動家等等。他們之所以出名或偉大，都是由於對人類歷史曾具有某些卓越的貢獻或深遠的影響——而這影響還不止於「天下大事」，而是重在對人性的提昇、對人心的啓發，這是最生動的「人格教育」。

這套書由名人出版社印行，梁實秋先生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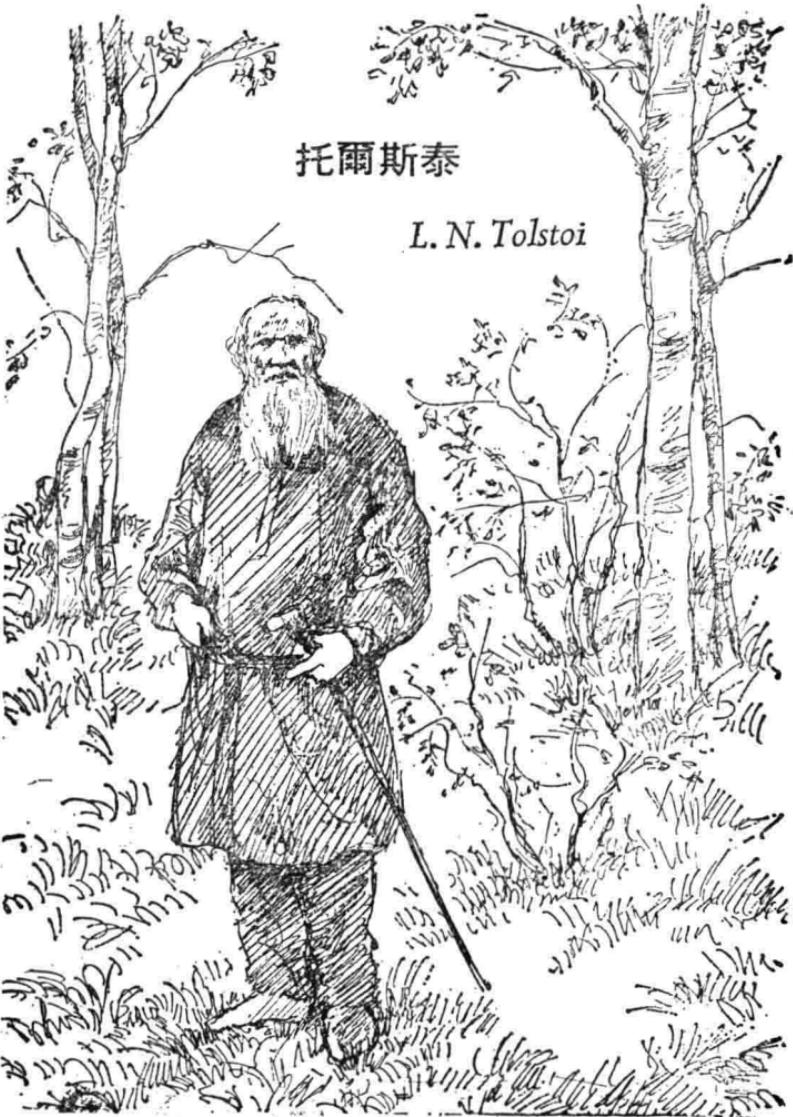
，都是根據外文的傳記翻譯而來，譯者各冊不同，每一本約在二百頁左右，都有圖片配合。大部份都是自傳體，所以讀來親切有味，的確是勵志敦品的好書。

一般說來，文字以淺顯曉暢爲尚，敘事以簡單明白爲主，不僅適合青少年作爲課外讀物，就是成年讀者，對此亦有「如對良朋」之感。當然，如果就詳密精確而言，可能尚有不足。像托爾斯泰的傳記，有的是上千頁的巨著；但我想除了「情有獨鍾」的讀者之外，我們能爲某一個歷史人物讀他二百頁的自述，也就可以得到一些基本認識了。

名小說家伍爾芙女士（Virginia Wolf）曾說：「如果我們認爲事實的真相，應該像花崗石一般堅實，千古不變；人物的性格則是像彩虹一般的變化多端。而傳記則是要將這兩者融合爲一個天衣無縫的整體，那我們就不得不承認，這實在是一個艱難無比的問題。」

歷史的事實，興亡治亂，已有千古定論，歷史一筆寫定，不容任意翻案。但創造歷史的是人，而人的性格猶如多采多姿、瞬息變化不居的彩虹。如何在不變中看透其變，又如何在變易中理解不變的前因後果，這的確是極因難而又極富挑戰性的工作。

讀偉人傳記不見得完全是爲了「見賢思齊」，但讀偉人傳記不見得完全是爲了「見賢思齊」，但至少它可以促進我們對歷史，對人性更深一層的體會，從而使我們胸襟更開闊、志節更高尚，而且覺得作一個好人、一個有益的人，真



托爾斯泰

L. N. Tolstoi

#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 托爾斯泰

### 托爾斯泰家譜

我的家族	九
我的雙親	三
子女眼中的父親	一九
我的兄妹們	三
最初的記憶	二
森林裏的向陽草地	一九
宅中的玩樂	三
移居莫斯科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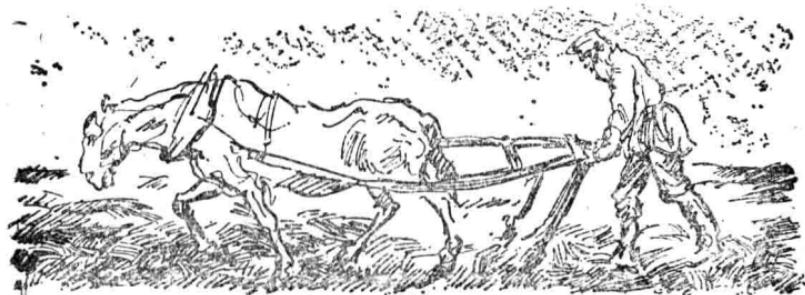


## 少年的沙漠期

卡桑大學時代	四二
地主之晨	哭
理想的破滅	哭
創辦小學	五〇
處女作時代	吾
突來的援手	三
美麗的高加索	七
文壇的新彗星	三
西伯史特波里故事	六
與屠格涅夫的正面衝突	三
西歐之旅	八六
草鞋學校	九二
爲農民創辦的學校	一



以我的理想開辦我的學校	一五
憲兵搜查學校	一六
結婚和『戰爭與和平』	一九
創辦草鞋大學的願望	二三
撒馬拉縣的饑荒	二七
『安娜卡列尼娜』	二四
爲了靈魂	二三
行求道者之路	二二
被教會放逐	一四
請勿殺人	一五
反對日俄戰爭	一〇
決定出走	一三
最後的學校	一五
托爾斯泰幼苗的成長	一三



好農夫的故事	一六五
兩條途徑	一七一
爲了離家事先留書	一七五
略撒烏拉爾鐵路線的小站	一八〇
後記	一八九
托爾斯泰年表	一九四





# 托爾斯泰家譜

## 我的家族

我的家族從十六世紀以前就被人傳說着。

多族人，從德國的茲魯遷徙到了此地。

有人說我就是從這羣族人中蕃衍出來的，但是關於這方面，却找不出正確的記錄。

最早的記載，則要回溯到十六世紀伊凡雷帝時代了。

當時托爾斯泰族的族長爲伊凡·伊瓦諾比齊，他是克拉彼巴那地方的長官，他的兒子瓦西里·依瓦諾比齊（死於一六四九年），是第一位參與政治活動的托爾斯泰族人，因能力表現卓越遂充任各種要職。

根據記載，他歷任過各都市的市長，最後榮陞爲一等官。

從此以後，族中人才輩出，有許多都已成爲頗有名氣的政治家、官吏或軍人，這些均有記錄

可查。

一七七七年，有位族中的軍人，因參加遠征土耳其戰役有功，受到皇帝的褒獎並受勳。皇帝曾對他說：「由於你防守齊基林市，使它免遭土耳其軍隊的蹂躪，值得褒獎。」

托爾斯泰家族中，第一位獲得伯爵爵位的叫彼約特魯·安德烈比奇，他是彼約特魯一世最親近的人。

在彼約特魯一世以及埃卡特利那二世時代，昌盛一時的貴族中，除了托爾斯泰家族外，後來都逐漸地沒落了。

在托爾斯泰家族中，後來又陸續出現了許多軍人、政治家、文學家以及藝術家。要是說托爾斯泰這一族曾被記載於蘇俄的正史上，那未免有些誇大其辭；然而，在俄國的宮廷史上，確實有和他們相關的記錄。

在上述這些托氏家族名人中，固然有不少勇敢之士，但也有一些厚顏無恥之人，分子似乎很複雜。

格里保埃德夫曾經寫了首詩歌，頌揚佛約德爾先祖。

他是一個專在夜晚蠢動的人，

他是個決鬪狂，

雖然會被放逐於堪姆察卡，

但他却變爲阿留申人回來。

他有很多的毛病，

連比雅皆姆斯基也歌頌他。

他不關心道德，性情浮躁；

他那顆浮躁的心，

把他從天堂推落地獄，

又把他從地獄拉回天堂。

他的一生是在天堂與地獄間流轉……

他似乎是一位粗魯的浪漫主義者。

據人們說，他的一生起伏莫測，就人類道德原則來衡量，他是個與衆不同的極端分子，不曾談論過法治，這都是深受時代觀念影響使然。但他爲人勇敢，充滿活力，頗有睿智與才華；也是一位有教養、對朋友講義氣的人。

又有人說，他雖然有一些使人不敢苟同的黑暗面，但只要是認識他的人，都會喜歡他、尊敬他，因爲他具有活潑開朗的個性。

此人的行爲雖然有違道德，但似乎却頗得人緣，如果這麼一位可愛的人現在還活着的話，由他現身說法敘述他的生涯，一定是很有趣的事。

據說，他曾經差點和俄羅斯的民族詩人普希金決鬪。

佛約德爾先祖的女兒是一位詩人，她所寫的詩集曾經出版過，但是屬於非賣品。

他雖然英年早逝，但一生都充滿着傳奇。

他又是莫斯科貴族會的長老，在這個貴族會的成員中，有粗魯的人也有循規蹈矩的真正貴

族。

我曾在小說『戰爭與和平』中，提及他是位粗暴的決鬥狂，也是貴族會的長老。在這兩種不同的典型中，我比較心儀他那粗魯的一面；而我也認為在我的家族裏，也就是托爾斯泰家族的血緣中，奔流着這種豪放武士的血液。

我體內所承流的，似乎就含有這個粗魯人的血。

這些家族舊事，複雜而冗長，族人中除了先祖佛約德爾外，尚有許多活躍於宮廷的貴族、地方官吏以及軍人，其中有些人因捲入過皇位的爭奪或繼承問題的紛爭中，而差點被判死刑。

而我就是生長在這種具有古老傳統的家庭裏。

總之，凡是古老的家族，只要深入的去探索它的記載，就能發現許多有名的人物，我認為這是一樁非常有趣的事情。

## 我的雙親

我的父親是尼科萊·伊利伊齊·托爾斯泰伯爵。

他是一位軍人，一八一二年六月十一日曾擔任烏克蘭第三哥薩克屯墾隊（後來改稱為伊魯克茲克驃騎隊）的騎兵少尉，在他上任的第二天，拿破崙未經宣戰就直接攻向俄羅斯的邊界。

這時，父親不顧雙親的憂慮，勇敢地走向戰場，他當時看到戰場上那種殘酷的情景，曾在信中說道：「我已經坐上賊船，現在只好努力以赴了。」過了不久，他又在信中說：「我的戰鬪意

志已經衰退了，我已經不再關心這場幾乎毀滅人性的戰爭，我只想和美麗的妻子以及年幼的孩子們，幸福地過着隱居的生活。」

拿破崙的遠征俄國，對法軍而言，是一項很沉重的負擔；但很明顯地，對俄國軍隊也是非常嚴重的壓力。

最初父親是擔任祖母的親戚阿烈克勢將軍的副官，後來升爲騎兵上尉連絡官。一八一四年，於前往彼德魯勃爾格途中，在德國境內被法軍逮捕。一八一五年，當俄軍攻進巴黎時，又重獲自由。

可是俘虜的生活對父親而言，好像並不苦，這是因爲父親的傳令兵，把父親的錢偷偷地藏在他自己那寬大的長靴中，而沒有被搜去。

這位傳令兵腳部雖然受了傷，可是在整個被俘期間，却絕對不在人前脫下長靴，因此父親的錢才得以保留。父親就利用這筆錢，在俘虜營中買到他喜歡吃的任何東西，他對這位忠心的傳令兵，更是一輩子感激不盡。

和平來臨後，父親回到俄國。一八一五年八月八日，他改任爲近衛騎兵團副團長，還兼任祖母另一位表兄弟安德烈將軍的高級副官。

五年後，一八一九年三月十四日，他託詞生病而離開了軍隊。

由於長年馳騁於戰場，又當過敵軍俘虜，以及在各處東奔西走，所以，父親的身體變得非常衰弱。但是他離開軍隊，則另有其他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因爲身爲卡占地方長官的祖父由於生活靡費，而將家財都揮霍光了。

關於祖父，我曾在『幼年時期的回憶』一書中提到一些，他雖然是卡占的地方長官，那是因為他生活過得非常潦倒，親戚們體恤他，才爲他安排了這個官職。

據我猜想，祖父可能是個大方、溫和、樂觀而又好客的人，同時也是個容易受騙的人。他住在貝列夫斯基羣的波里雅拿領地（並不是我的出生地雅斯拿雅·波里雅拿），終日無所事事，狂歡作樂。

他每天一早就開始宴會，或乘坐馬車去看戲；黃昏後，宅邸裏總是一片喧囂，音樂聲不絕於耳，大家正沒命地狂舞喧囂。

不但如此，有的人則以巨額金錢作橋牌賭博，而我的祖父母對這方面倒是絕不輸人的。

祖母和其他人不一樣，並不太聰明，她是一位暴發公爵的女兒，從小就嬌生慣養，以致養成了任性、奢侈而揮霍無度的個性。

夫婦倆的法語比俄語好，學識不深，喜歡跳舞，尤其嗜賭如命，祖父尤其容易受騙，只要有人開口向他借貸，不管是誰都有求必應。他有時受到別人的煽動，或一時高興，就開始改行做生意，最後却總是落得一文不名。

當初祖母嫁到我家時，曾分到很廣大的一片土地，但現在却全部落入別人手中了。

於是祖父只好到處去拉攏活動，好不容易才謀得這卡占縣縣長職位，得以勉強支撐着原來局面；但家中經濟狀況已是外強中乾，所以我的父親才不得不立即設法謀求解決困阨之道。

祖父於翌年去世，留下了許多的債務，父親也因此而陷入困境。

——這些情形在我的小說『戰爭與和平』大結局中，曾以尼克萊·洛斯托夫老伯爵亡故後，

遺族的生活爲影射。

翌年，曾擔任過軍職的父親，就任了莫斯科軍人遺族救濟所的助理監察人。對我父親來說，這個職位實在太渺小了，但是在祖父龐大債務的重擔下，這不啻是免遭牢獄之災的一種辦法。

父親爲了替祖父償還所欠巨額債款，過着非常拮据的生活。

但是過慣了豪華生活的老祖母與父親的妹妹們，則無法再支持下去了。可是，想要解決這個困局，除了接受有龐大資產者的資助外，實在別無他途。

於是，接著要登場的是侯爵千金瑪麗亞·尼可拉愛比娜·寶康斯卡雅。

她出生於一七九〇年十一月十日，後來成了我的母親。

托爾斯泰伯爵家族，如前所述，是俄國的名門大戶；而我母親的娘家，則是寶康斯卡雅侯爵貴族。

據說她和我父親的結合，是所謂相親式的婚姻，由雙方的親戚來主婚。她雖然很富有，但在當時却是個年紀不小而又喪母的孤兒；父親則是出身名門，性格開朗、交遊廣闊的男子。

我們家計的困窘，因轉變得太過於劇烈，父親曾一度拒絕繼承；而我的母親就在這種情形下，嫁到托爾斯泰家的。

母親雖然敬愛父親，但絕不能說是愛慕，因爲她對已死去的未婚夫還懷着思慕之情，而且一直延續到她去世爲止。可是母親並不因此而對父親淡然，有了子女後，她也一直敬愛着子女的父親。